

散文

原载《今日武陵》

秋尽野菊黄

马庆民



寒霜过后,秋风瑟瑟,在深入人心的浓浓秋意中,却也深知秋天走到了尽头。

秋的尽头,百花已然凋零,此时,幸好还有野菊花,它们傲霜吐艳,肆意绽放,用心良苦地在一片萧瑟的深秋里,营造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洒脱又不争芬芳,简单、幽居,彰显出一种隐逸生活的诗意。

或许是秋风的涂抹,亦或许是秋雨的渲染,野菊花似乎一夜之间便爆满了山野,一丛一簇,一朵一瓣,既绽放,又隐藏;既夺目,又泰然。山坡,田野,河洞……随处可见,谁都挡不住它们的耀眼夺目。

深秋的天寒露重,难免让我们想到“凋谢”这个词,但唯独野菊的美是不能忽略的,看见它时的喜悦也是不能忽略的,还有那句“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的独一无二,更是不能忽略的。正如杜甫诗云“寒花已尽,菊蕊独盈枝”;又如白居易诗云“耐寒唯有东篱菊,金菊初开晓更清”。可见任何情境中,总有绽放的生命之姿。所以不必沮丧,且如这野菊。

儿时,故乡的野菊花都是独放于荒篱边,香气幽冷,色泽明艳。每当野菊花盛开的时候,我就喜欢在田野里追着秋风奔跑,随它穿过花丛,沾一身野菊香,往往能做一个清香流动的梦,奇怪的是从来记不住它们的样子。

后来,读戴良的《爱菊说》,里面有一段话:“每岁即小斋之外,罗植数百本。春而锄夏而灌秋编其干而屏列之当天气始肃寒英盛开披鹤氅衣戴折角巾携九节杖巡回园中。”读罢,菊之姿

节便脱颖而出,更是铭记于心。但真正读懂与喜欢上野菊花,应该是若干年后读到唐人司空图“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他用菊花描摹一种生命之境,虽经历了苦寒磨难,却不幽怨;虽傲傲秋霜,却更喜淡然。所谓“菊隐”,所谓人生,也大抵如此。

“黄花本是无情物,也共先生晚节香。”若是心怀一份淡然,那么繁华落尽,初心不改,纵然百花凋零,阡陌之上,依旧有野菊花的影子,一如我们生命中,那些不离不弃地陪伴,带给我们灵魂的契合和温暖。

因为喜欢野菊花,所以每年清秋时节,我都会去郊外采一些。当然,“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属于诗人陶渊明的秋闲、情怀和清欢。我采野菊,因为它是一味清火的良药。采摘的野菊在阳光中风干,储藏起来,待到来年夏日炎炎时,拿出来泡上两杯,那花香便在鼻底弥漫。看着那一朵朵淡雅的小花在开水中绽放,被水滋润,被香分解,入盏、入诗、入心,仿佛就看到了逝去的那个秋天。

我一直在想,野菊花将一生的悲喜,一世的清宁都写在岁月的秋上,难道只为诠释自己在秋风中独舞的模样。偶尔,也问篱边黄菊,知为谁开?为谁,为我,还是为秋天?

走进深秋,山野柴门外,野菊花依旧灿烂,辉煌里藏着温柔的笑意。轻轻走在落叶铺满的小径,扑面而来的素雅的野菊黄,淡淡的野菊香。我不再去执拗它们到底为谁而开了,只要能在那光影里彼此相遇,就是最美的答案。

随笔

原载《文艺窗》

居在城里梦在乡下

雷久相

一晃,我被城市接纳和滋养快三十年了。

如果不故作矫情,当心怀感恩和长存思念,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对城市已越来越陌生。日益膨胀喧嚣的城市越来越让我感到挤压、烧灼与窒息,有时甚至生出这城市与我没有什么关系的联想。

在城市里住久了,我有时特别向往乡村。向往乡村那醉人的清新与宁静、真实与质朴、敦厚与爽朗。特别是人过中年,自己心里最清楚,我们漂泊在城市寻找的,其实大多是过眼烟云,甚至不值一提。在城市世俗的污流中,沾染了诸多不良的习气,回望起来,越来越不知心灵的归属。

说来惭愧,尽管现在我所工作、生活和居住的城市,离老家并不是很远,但自从离开老家之后,除了每年的清明或春节回去打一个转,平时因为忙于工作或感麻烦,每年回老家的次数实在寥寥。可是每次回到老家,我心里都是特别的温暖。

最难忘是去年在老家过中秋。乡村的夜从晚饭后就深了。那是一个无月亮的中秋之夜,路灯稀疏暗淡,乡村黑咕隆冬的。家家户户便关门看电视,或者打牌。推门外望,除了远远近近点点灯光外,偶然一二声狗吠,黑暗中一片静寂、死寂。多数人家便早早熄灯睡觉。也许是好多年没在老家过夜了,或许因为兴奋而久久不能入睡。躺卧床上,双眼闭了,双耳醒着,听窗外百虫合唱,夜夜静极了虚空蛮荒,你怎能那么快入睡、入梦?

乡村的早晨从四五点开始。先是鸟叫、鸡叫、鸭叫,陆续地各种零碎车及吆喝声,一大早就打破了这湘西南小山村的美丽宁静。卖早点,卖水果,卖豆腐,卖肉卖鱼,都是农用改装的售货车,每天清晨村口都有喧闹的早市。猪叫声,鱼吃跳,豆腐冒热气,青菜有露珠,村民们每天都过着这种新鲜湿润的日子。

每次回到老家,总是来去匆匆,呆不了多久又不得不离开,再次回归“钢筋水泥森林”的城市。童年的记忆,特别是玩耍的地方,许多都已经找不到了。儿时的玩伴,都已为人父母,而且多在外地打工

……在我的遥望和回想中,乡村的风景与美好成了依稀缥缈的遥远记忆。

每到周末,天气晴好,我便想到郊外乡下走走。

漫步在乡间小道,真正脚踏实地,不但可以看到自己留在泥土上的脚印——城市的路留不下脚印,还可以享受到闲适、散淡,感觉自己是从城市牢笼里假释回家了。

漫步乡间,从城市雾霾中逃离出来的双目,顿时会变得贪婪,贪婪地享受乡村的真实与迷人。路旁的水田和水渠,还有挑担者、种菜者、追打吵闹的孩子,都让我觉得亲切。农家小院和袅袅的炊烟,田间清澈的小溪和地头蓬勃的茅草,还有秋日田野上湿漉漉的丰收气息,都给我陶醉和惬意。

我由衷地喜欢看村民们真诚的笑容,天然而且多样,那种野生的、原生态的表情是城市里看不到的。城市里的笑容已经脸谱化了,预制出了太多的虚假和作态。

诚实,善良,本分,这是村民常见的品质,绝大多数的农民本质上都是良民。个别人的奸诈与刁蛮,像村口的歪脖子树,并不多见。

我至今看见农民——那些质朴、敦厚和爽朗的农民,无论在乡下还是在城里,我都会心生敬意,驻足而望。

早些天,单位组织去城市远郊参观新农村建设。我本想借此体验那种融入山水、接近土地和五谷的自由本真生活。可是,在那个远近闻名自诩“乡村公园”的村落,“农家乐”遍地开花,车闹人喧,红尘滚滚;“贵族”豪宅奢华气派,尽享乡村风味;哪里看得到质朴、敦厚、爽朗的农民,宁静干净的田园风光和原汁原味的农家生活?

呆了整天,吃过玩过,我最终记住的,是豪宅里那口水井和那棵劈柴,以及露天晾晒在秋阳里的黄菜、薯干、萝卜条。

在我看来,没有了自然、野性与土气的乡村,与没有皱纹的祖母一样可怕。居在城里,梦在乡下。



小说

原载《今日云龙》

卖豆腐的张铁匠

倪锐

龙头社区菜市场新来了一对卖豆腐的老夫妻,老头年纪约摸七十左右,平时话语不多,高大俊郎,红光满面,腰背挺直,看得出年轻时绝对是个正宗的帅哥。唯一遗憾的是,他只有一个手臂。

老婆子倒是圆滚滚、矮矮胖胖,一副憨态的样子,口齿反是伶俐。两口子每天起早贪黑一起卖豆腐。看他们朴素的穿着和那一日三餐的素菜,想必经济条件很是一般。起先,大家都不知道怎么称呼,只听卖豆腐的老婆子总是一口一个“张铁匠”地叫唤,时间久混熟了,人们就开玩笑地问“咋不叫张豆腐,要叫张铁匠呢?”卖豆腐的老婆子告诉大家,张铁匠原来就是打铁的,一身的力气,拉起风箱呼呼响,抡起大锤当个敲。他打出来的斧头砍树一砍一个倒,他打出来的镰刀就是比别家的锋利,他打出来的锄头可以撬更厚的土层,他打出来的菜刀割再硬的骨头也不豁口子。张铁匠这个名字是打出来的。

这打铁和打豆腐,一硬一软,亏他张铁匠角色变换得出来,要是一不留神,抓片豆腐做铁板敲,那还不粉身碎骨豆腐?虽说如此,张铁匠的豆腐生意还蛮好,人们也没有因为他只有一只手而后乱取外号,也没有因为他卖豆腐而改口叫他张豆腐,反而是跟着一个张铁匠地叫得欢。

张铁匠一只打铁的手,拿起豆腐来那叫一个轻巧,最柔软最嫩的水豆腐在他的手上都被呵护得完完整整毫发无损。张铁匠做出的豆腐原汁原味,不掺杂使假,价格公道,童叟无欺,生意也红火。遇上收摊时的一点存货,他会低价处理,碰到社区一条腿的单身汉刘瘸子他会送上两块。

张铁匠就这样默默无闻地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卖豆腐。其实,就这样也蛮好。

按理说,张铁匠作为外

来人员,社区发生的事情,压根跟他半毛钱关系都没有。事实上,他也从不多言语,除了卖豆腐还是卖豆腐。

但这个平静的小镇,方圆不过几里的社区,连续下了几天暴雨后,居然一夜之间全浸泡在了水中,包括张铁匠的豆腐铺。社区领导组织干部群众迅速转移居民,消防救援艇直接开进了家门。大家轮流上艇,只准上人,不准带任何物件。一时间,猪呀羊呀嗷嗷叫唤着在水里游泳,彩电冰箱随水流去。小孩子从没见过这么大的世面,兴高采烈地争相上艇,老人家一个劲地捶胸顿足,舍不得财产,不愿上艇。

好不容易全社区的人都转移到了后背岭上的高山小学,天都黑了,大雨倾盆,整个地区全部停电。主任清点人数,户主上前进行报告。只见张铁匠的老婆子眼泪双流,双脚一软跪倒在主任面前。

全社区好像就张铁匠不见了。主任慌了,迅速召集人马,打着手电筒,坐上救援艇,就带领消防队员准备返回豆腐铺。

黑暗中,水中有东西游来,越游越近。待到近前,原来是落汤鸡一样的刘瘸子。刘瘸子一条腿还有这么厉害的游泳水平,这还是第一次发现。再近前,刘瘸子居然站了起来,身下是张铁匠。

众人手忙脚乱把刘瘸子卸下来,张铁匠却昏迷了过去。

是夜,张铁匠的老婆子伏在张铁匠的病床前,埋怨道:“你一个手臂还逞能,要是有个如何我怎么办?”

“谁叫我是一名老党员呢!”

“那也不能连自己的命都不要啊!”张铁匠的老婆子紧紧抓住张铁匠那一只空袖管摇晃着,袖管里曾经强有力打铁的左手因救一个横过马路面对汽车躲避不及的儿童而飞出几丈远。

万物



万花筒

大雁列阵飞行,为什么——

一下是“人”字,一下是“一”字

提到大雁,人们总会想到“人”字形,或者“一”字形。每年秋季,大雁南迁,天空中总能捕捉到它们的身影。

成群的大雁飞行时为何要保持这样的队形?是为了整齐,还是另有原因?除了大雁,还有哪些动物有类似的“规矩”?

大雁以列阵飞行闻名

大雁以列阵飞行而闻名,一会排成“人”字形,一会排成“一”字形。一些科学家认为,它们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个体之间有深厚的联系,主要是为了节省体力,更顺利地完成长途旅行。

1970年,里萨满和斯科伦伯格利用空气动力学理论首次给出了一个估算——与单个大雁相比,一个由25只大雁组成的“人”字形编队可以多飞71%的航程。

“人”字形大雁的飞行队伍中,飞在最前面的头雁扇动翅膀时,会在它的身后形成一个低气压区,紧跟在后面的大雁可以通过它来减少空气的阻力,从而达到节省体力的目的,就像坐在摩托车后座的人感受到的那样。不过领头雁就没有这么轻松了,它们很容易疲劳。所以当飞行路程很长时,雁群需要时常变换队形,轮流做头雁。

目前,大雁飞行的秘密依旧没有被完全破解。大雁的“人”字形夹角大小经常会变化,在24度到122度范围内,而且大多数时间,它们会选择“一”字形,只有20%的飞行时间里,它们才会选择“人”字形。无论如何,这种变化与雁群高度讲究组织性有关。

动物有组织纪律性的

人类的生活都有一定的组织纪律性,动物也是如此。

大自然充满危险,所以部分动物会采取群体生活。小到蚂蚁、蜜蜂,大到大象、鲸,很多动物都是

以一个或多个家庭为单位进行群体生活的。那些独来独往的动物,通常都是有独特生存技巧的,比如蜘蛛、老虎、黑足猫等,而大部分动物要协作生活,就必须拥有一定的组织纪律性了。

家庭是维系组织纪律的关键。

在蜜蜂和蚂蚁的群体中,分工是非常明确的。它们在出生时就拥有不同的身体结构,所以蜜蜂有工蜂,蚂蚁有工蚁、兵蚁,它们都属于不繁殖的“阶层”,群体中有一些个体是有生育能力的,它们负责繁殖。

这种部分个体没有繁殖权利只做工具人的种群,就是真社会性的第一个特征。真社会性动物,是指一群具有高度社会化组织的动物。早期的生物学研究认为,真社会性现象只会存在于昆虫当中。现在一些学者认为,裸鼹鼠、狐獾等也算是真社会性动物。

靠力量来制定规则

相比之下,一群鹿、羊仅仅是生活在一起而已,它们不会有明确分工的,食草动物不干涉及优先权的问题,只是在争夺生育权的时候,需要通过决斗产生一群中最强大的雄性,来优先挑选雌性。

这种争强好胜的好处是,它们的社会性虽然不如蚂蚁高,但的确比蚂蚁的社会性具有更强、更高级的自然界继续生存的能力,因为它们具有违背社会的能力——反社会性。很多集群的哺乳动物,比如狼、猕猴、大猩猩、牛、马、等,都会有本群中的雄性参与争夺统治地位。胜出者就是老大,以后其他的个体见了它都要服从。例如狼群集合后,众狼就会俯下身子,向头狼表示敬意和服从。首领示敬的时候,下级的狼也会把颈部亮出来给首领,表示屈服。

无论如何,每一种物种都有自己的特殊规则,这大概就是物种的神奇。

(来自《科普中国》)

谣言粉碎机

1. 青少年注射新冠疫苗可能引起严重反应?

流言内容:一些人认为,青少年与成人体质不同,注射疫苗可能引起更严重的反应。

真相解读:目前,根据我国及阿联酋等国家的试验研究表明,3—17岁年龄组注射新冠疫苗后,产生抗体的情况与成人组类似,而且该年龄组在接种后,并不会发生更严重的副作用。经查证,目前我国大部分城市已陆续开展青少年接种,年龄一般限制在12—17岁。作为防疫的重要环节之一,青少年接种疫苗很有必要。

2. 有机蔬菜更营养?

流言内容:有机蔬菜更贵,是因为种植方式精细,营养价值更高。

真相解读:有机蔬菜是指来自有机农业生产体系,根据国际有机农业的生产技术标准生产出来的,经独立的有机食品认证机构认证允许使用“有机食品”标志的蔬菜。有机蔬菜的核心是保障安全,但安全和营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不应混为一谈。客观来讲,有机蔬菜与普通蔬菜相比,在安全性上有绝对的优势,但并不比普通蔬菜丰富。另据我国实验研究发现,同品种有机蔬菜与普通蔬菜两者营养成分含量各有高低。

(来自《中国科普网》)

聚焦

后疫情时代的思考——独处等于孤独吗?

张旌

后疫情时代,有人经历了居家隔离,人们彼此保持社交距离,导致我们独处的时间也大大增加了。有人憋坏了,有人说自己的社交能力和欲望变弱了,但也有人却享受独处。独处等于孤独吗?长时间的独处会影响人的社交能力吗?

独处的意义因人而异

一些人眼中的独处可能是孤独的象征,正如人格心理学家伯格描述的那样:独处是内向者的天性,可能是有社交恐惧的人逃避社会接触、减轻焦虑的方式,也可能是社交障碍带来的无奈之选。

也有人认为独处是省思的必要条件,这比较符合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对独处的另一种解释,他认为独处可以反映一个人成长的轨迹,并对其发展起到帮助。

因此,国内有学者给独处行为赋予了更加中性的定义:独处是一种内在的人格特征,它是个体在意识清醒的状态下,处于一种与他人没有信息和情感交流的状态。而在这种表述的基础之上,独处背后的原因和动机被分成了四种不同的类型——

积极独处

对于有些人来说,独处并不是被迫的决定,而是主动的选择。即便在日常生活中拥有良好的人际交往,他们也会用一些时间来和自己相处、与自己对话,并通过这种方式思考个人的生活、工作或情感。简单来讲,这样的人并不孤单,而独处是他们提升自我的方式。

社交回避

与积极独处的人相反,真正有“社交恐惧”或者“社交焦虑”的人为了逃避社交场合,减少与人打交道,而选择独处。对他们来说,一个人呆着可以大大减少社交带来的焦虑和恐慌情绪,很显然,独处并不是他们的主动选择,而是社交回避带来的被动决定。

孤僻

在大多数人眼中,相比社交回避,孤僻可能更加“严重”。不少“社交恐惧”的人可以通过一些积极的练习逐渐改善,但孤僻更像是一种人格特征或心理品质,也正因此,孤僻的人很难与他人保持正常的关系。

孤独

至于孤独,更像是一种主观的感受。

孤独通常是一种不快乐的体验,而这背后的原因是社交带来的感受低于预期。因此,对于孤独的人来说,独处并不快乐,也不会带来积极的帮助,但是糟糕的社交体验让他们不得不面对独处和孤独。

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积极独处可能是独处行为中正面的、积极的方式。独处意味着一些人的主动选择,但孤独或社交回避,通常是没得选的消极感受。

独处是如何影响社交能力的?

社交能力和体验是导致独处行为的重要原因之一,尤其是对于孤独或社交回避类型的人来说。但反过来,长时间的独处是不是也可能影响人的社交能力呢?

如果一个人长期独处,与社交场景最大的不同可能就是看不到其他人的样子,也听不到声音,而这些都建立在人的感官之上。尤其是听觉,可能受到独处的多方面影响,并改变人的社交。

在细胞水平的研究表明,独处会让动物听觉神经元的反应特性发生变化。有研究人员利用鸣禽,也就是会啁叫的鸟类作为研究对象,发现相比于孤立生活的鸟类,群居生活的鸟类神经元对于声音的感知更加精准,也会选择性地过滤掉一些噪音。对参与实验的鸟类大脑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结果也显示,社会程度越丰富的鸟类对于声音信息具有更强的特异性刺激。

除了生理层面可能造成的影响,独处在心理层面对人社交习惯和能力的改变也许更大。长时间独处可能会让人感到“孤独”,这可能意味着整体认知能力的下降;而消极和抑郁情绪的认知增加,对于社会威胁的敏感性也随之增加,自我保护和自相矛盾的思维可能让人更倾向于逃避社交活动。

因为新型冠状病毒的影响,人们的出行和活动有时会受到限制,这无形中增加了很多人的独处时间,如何积极对待和利用这些独处的时光成为了一道难题。好在如今互联网和各类音视频通讯手段的进步,让独处状态下的人们也能够在线上实现社交的需求。

不过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多出门走走,多与人打交道,更容易感受到世界的美好。

(中国科普网)